

原版插图本 × 凡尔纳科幻小说

多瑙河领航员

[法国] 儒勒·凡尔纳 / 著 田慧 /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凡尔纳科幻小说

多瑙河领航员

[法国]儒勒·凡尔纳 著

田慧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瑙河领航员/(法)凡尔纳(Verne,J.)著;田慧译.—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
(凡尔纳科幻小说系列)

I.多... II.①凡...②田... III.科学幻想小说—法
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3564 号

多瑙河领航员

[法 国] 儒 勒 · 凡 尔 纳 著
田 慧 译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 长 兼 总 编 陈 华 昌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北 京 图 书 中 心 发 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白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68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80-252-5/I·158

定价:13.00 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16)

目 录

第一 章	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	(1)
第二 章	多瑙河之源	(12)
第三 章	伊利亚·布鲁什的乘客	(24)
第四 章	塞尔热·拉德科	(37)
第五 章	卡尔·德拉戈什	(50)
第六 章	蓝眼睛	(59)
第七 章	猎人与猎物	(70)
第八 章	一幅女子肖像	(80)
第九 章	德拉戈什两次受挫	(96)
第十 章	俘 虏	(114)
第十一章	落入敌手	(125)
第十二章	执行法令	(150)
第十三章	嘱托调查	(159)
第十四章	天地之间	(176)
第十五章	接近目标	(192)
第十六章	人去楼空	(201)

第十七章	泅水夜袭	(214)
第十八章	多瑙河领航员	(219)
第十九章	尾声	(231)

第一章

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

1876年8月5日，星期六。那天，挂着“渔夫之约”金字招牌的小酒店里挤满了吵吵嚷嚷的人群。歌声、叫声、碰杯声、鼓掌声、欢呼声，融会成一片震耳的喧嚣。人们不时地齐声高呼“嗬呵”，这是德意志民族表示他们快乐到了极点的特有习惯。

小酒店位于迷人的齐格马林根小城的一隅，窗外便是多瑙河。齐格马林根是普鲁士领地霍恩佐伦的首府，距离中欧这条著名大河的源头很近。

“多瑙河协会”是河流两岸渔夫的国际性组织团体，会员们应门楣上那块漂亮的哥特体字招牌的邀请，聚集于此。无酒不成宴，因此，会员们斟满了所有的大啤酒杯及葡萄酒杯，痛饮香醇可口的慕尼黑啤酒和匈牙利葡萄酒。大家还抽着烟斗，长长的烟斗里不停地吐出呛鼻的烟雾，弄得整个大厅昏黑一片。但是，虽然会员们难以透过烟雾望见彼此，说话声却还是相互听得到的，除非是聋子。

手持钓竿的渔夫们在作业时是冷静且沉默的，而实际上，一放下活计，他们就成为世界上最喋喋不休的一群。一谈起他们的赫赫战功，他们的激动简直和猎手们不相伯仲。此话绝非虚言。

这顿丰盛的午宴已近尾声。围坐在酒席周围的百来个宾客清一色都是渔民，个个都狂热地迷恋着鱼钩和浮标。钓了一个上午的鱼，他们的喉咙大概奇渴了，瞧瞧残羹之间酒瓶的数目便可知道这一点。喝过咖啡之后，按他们的要求，现在轮到喝各色利口酒了。

咣当的钟声敲响了下午三点时刻，醉意越来越浓的宾客们方才起身离席。说句实话，有几个人已经醉得歪歪倒倒，须得旁人搀扶着才能迈开步子。但是，绝大多数人都站得稳稳的；他们是些硬朗勇敢的好汉，对这种经久不散的盛大宴会已是习以为常了。只要“多瑙河协会”举办钓鱼大赛，就会伴有这样的盛宴，所以每年都有好几次。

一届又一届热闹非凡的钓鱼大赛，在这条举世闻名的河流的整个流域都享有盛誉。不过，这里顺带说一句，多瑙河是黄色的，而不是像施特劳斯谱写著名的《华尔兹舞曲》所描绘的那样是蓝色的。参加大赛的选手从各国赶来，巴登公国、符腾堡、巴伐利亚、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甚至保加利亚和比萨拉亚的土耳其人居住的各省，都有人参赛。

这个团体已有五年的历史，在主席匈牙利人米克莱斯科的妥善管理下，正欣欣向荣地发展着。经费来源的日益增加，使协会可以在大赛上颁发数目可观的资金。协会会旗上闪耀着数枚光荣的奖章，这是他们跟多瑙河流域其他渔民组织激烈竞争的丰硕成果。协会的主席团成员对河流捕鱼的有关法律了如指掌，主席团有效地支持着麾下会员们针对国家或针对个人的所

有抗争，维护他们的权利和特权而坚持不懈，这可以说是渔夫们所特有的职业的顽强精神，仅凭他们手持钓竿时的那种本能，就能使他们成为人类中这样特别的一族。

刚刚举行的大赛是1876年度的第二次。早晨五点钟刚刚敲响，参赛的选手们便已离开城区，来到齐格马林根下游一点的多瑙河左岸。他们穿着协会要求的统一服装：行动自如的短装，裤管塞进厚底的皮靴里，白色大檐帽。当然，他们带去了《渔夫指南》一书中所列出的全套渔具：手杖、钓竿、小网兜，装在斑鹿皮套里的钓丝、浮子、测深器，铸成各种大小的铅垂——用来使钓丝下沉，假虫饵、细丝线、佛罗伦萨的马尾钓丝。钓鱼可以自由进行，也就是说，每个渔夫可以任意选择下饵的地方，而且无论钓上来的是什么鱼，都算数。

六点整，九十七名选手各就各位，把浮丝抓在手中，做好抛出去的准备。一声号响，作为比赛开始的信号，于是，九十七根钓丝划着同样的弧线被抛向了水面。

大赛的奖项分为好几等，其中头等奖有两份，奖金为一百盾，分别颁给钓鱼数量最多的渔夫和钓到最重的一条鱼的渔夫。

整个竞赛过程都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直到十一点差五分，第二声号角吹响，宣告比赛结束。然后，每份成果都交给由多瑙河协会主席米克莱斯科和另外四名协会会员组成的评判委员会。这些权威人士毫无偏袒地进行裁决，以免产生任何异议。尽管在这个独特的钓鱼人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激动，在奖项的评议上，却没有任何细节能使他们产生一刻的怀疑。不过，要等到比赛结果揭晓，还得拿出点耐心来。重量或数量项目的各级得奖名单，不到颁发奖品的那一刻是不会透露的，而在发奖之前，还有一场盛大的欢宴，使全体竞争对手像兄弟一样围

坐桌前，开怀畅饮。

领奖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各位选手，不用说还有从齐格马林根跑来看热闹的人，都惬意地坐在看台前等候。主席和评委会的其他成员则坐在看台上。

的确，座椅、板凳或矮凳是不会短缺的，桌子也不缺，至于摆在桌子上的啤酒杯，装各色饮料的短颈瓶，以及大大小小的玻璃杯，当然就更是齐备。

所有人都已就座，烟斗也越抽越凶。主席这时站起身来。

“大家听着！……听着！……”各个角落里都发出同样地喊声。

米克莱斯科先生首先举起一杯满是泡沫的啤酒一饮而尽，小气泡像珍珠一样挂在他的胡须尖上。

“亲爱的同仁们，”他用德语说，因为多瑙河协会的会员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但人人都懂德语。“你们别以为我会发表一篇传统模式的演说，有引语，有展开，有结论。不，我们不是在这儿做官样文章来自我陶醉的。我到这儿来，只是谈一些我们的琐事，作为要好的同事，甚至可以说是像兄弟一样，和大伙儿聊聊天，如果你们认为这种说法合适于一个国际性集会的话。”

虽然发言人自己也声称不愿作长篇累牍的演说，可这两句话仍然像所有演说开场白中惯用的句子一样，显得有些冗长。尽管如此，主席的讲话还是受到大家的鼓掌欢迎。其中夹杂着许多“太好了！太好了！”的喝彩，还有“嗬呵！嗬呵！”的喊声，甚至还有打饱嗝的声音。然后，为了向举杯的主席证明他言之有理，所有的杯子都斟满酒举了起来。

米克莱斯科先生继续他的演说，他把垂钓的渔夫列为最优秀的人。他高度评价慷慨的大自然赐予钓鱼人的种种才能和美

德，对钓鱼人为了在这门艺术中获得成功而必须具备的耐心、机敏、冷静、睿智……赞不绝口。因为，与其说钓鱼是一种职业，倒不如说是门艺术，并且，在米克莱斯科先生看来，这门艺术远远高于猎人们荒谬地自我吹嘘的所谓狩猎伟业。

“难道可以拿打猎来和钓鱼相媲美么？”他大声喊道。

“不能！……不能！……”与会者齐声回答。

“打死一只小山鸡或者一只野兔，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你已看见它在恰当的射程内，还有一只猎狗帮忙——我们带着狗吗？——猎狗替你侦查追踪……那个野味，你远远地发觉了，不慌不忙地瞄准它，用数不清的铅弹逼得它走投无路，而大部分的铅弹打出去是纯粹浪费掉的！……而鱼儿呢，正好相反，你窥测不到它的行踪……它是躲藏在水下的……这就必须灵巧地操作，要巧妙地引诱，费尽心智让它来咬你的钩，然后钩住它的嘴，拎出水面。有时，它在钓线的末端一动不动，有时却活蹦乱跳，仿佛它也在为渔夫的胜利而喝彩呢！”

这一次，满场叫好声雷动。无疑，米克莱斯科主席的演说太迎合多瑙河协会会员的心意了。他懂得绝不能无止境地夸赞他的同仁，但也绝不怕别人说他言过其实。因而，他毫不犹豫地把渔夫们崇高的活动置于一切活动之上，把钓鱼术的虔诚信徒们大加吹捧，甚至还谈起传说中在古罗马的钓鱼典礼上主持垂钓大赛的美丽女神。

这些话大家都听懂了么？很可能听懂了，因为这番话使得群情激奋，发出阵阵狂热的跺脚声。

于是，他换了口气，把一杯堆着雪花般泡沫的啤酒再次饮尽，然后接着说：

“最后，让我们举杯庆祝自己的协会日益兴旺发达，每年都吸收新的会员，庆祝它已经誉满整个中欧。协会的成绩，我

不必再多说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中也有你们自己的功劳。能参加这次大赛，就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德国的新闻界、捷克的新闻界以及罗马尼亚的新闻界，从来就没有吝惜过对我们的协会使用他们珍贵的赞美之辞，我要补充的是，这些言辞也是恰如其分的。请你们同意我的看法，和我一起干这杯酒，为关心多瑙河协会国际性事业的记者们干杯！”

大家当然都赞成米克莱斯科主席的提议，酒瓶里的酒全都倒进了酒杯，酒杯里的酒又全都倒进喉咙里，就像多瑙河及其支流里的水汇入大海一样利索。

虽然主席的演说在于完最后这杯酒后就结束了，但是很明显的，乘此良机，还要喝好多酒呢！

果然，主席再次高高站起，在他旁边的秘书和司库也都站了起来。每个人的右手都举着一杯香槟，左手按在心口上。

“我为多瑙河协会干杯！”米克莱斯科说着，目光环视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站了起来，把酒杯举至唇边。一些人站到了凳子上，还有人站到了桌上，他们动作整齐地接受了米克莱斯科先生的祝酒。

主席的酒瘾越来越大，干了一杯接一杯，把摆在他自己和他助手面前的无数酒瓶全都喝得空空的。这时，他又说道：

“为各民族，为巴登人、符腾堡人、巴伐利亚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瓦拉基人、摩尔达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比萨拉比亚人，干杯！多瑙河协会与他们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啊！”

于是，比萨拉比亚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巴登人，一致得好像一个人似的向他谢酒，把酒杯喝个底朝天。

最终，主席作为结束，宣布为协会的每个会员的健康干杯。可惜会员的总数已达四百七十三人之众，他只能为全体同仁共饮一杯了！

人们不停地“嗬呵！嗬呵”地欢呼着来回应主席的盛情，一直喊到声嘶力竭。

这样，大会的第二项节目才算完毕，第一项节目就是先前的盛宴，第三项将是宣布获奖者名单。

每个人都满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这很自然，因为如前所述，评委会是严守机密的。但是揭晓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米克莱斯科主席负责宣读两个赛项获奖者的正式名单。

根据大赛章程，首先宣布末等奖得主的名单，按这次的顺序揭晓金榜，可以使观众的兴致越来越高。

听到钓鱼数量项目大赛末等奖获得者的名字后，他们便依次走到主席台前。主席拥抱了他们，发给他们一纸奖状，以及一笔数额相当的奖金。

网里装的鱼是任何一个渔夫都能够在多瑙河水域里捕捉到的：棘鳍鱼、鮰鱼、绚鱼、比目鱼、鲈针、冬穴鱼、竹签鱼、鱠白鱼，等等。末等奖的获得者有瓦拉基人、匈牙利人、巴登人和符腾堡人。

二等奖颁给了一个名叫韦伯的德国人，他总共钓了七十七条鱼，这个成绩受到满堂喝彩。韦伯其人实际是大家熟知的。在以往的几届大赛中，他屡屡名列前茅，这一次，人们大多猜想将是他荣膺数量项目的冠军。

然而他没能摘取桂冠。他的网兜里只有七十七条鱼。数来数去也只有七十七条。而另一个竞争对手如果说并非能耐更大，那么至少是运气更好，因为他的网兜里总共有九十九条鱼。

这位钓鱼大师的名字终于公布了，他叫伊利亚·布鲁什，匈牙利人。

与会者的惊愕使他们忘了鼓掌喝彩。因为刚才听见的这个匈牙利人的名字对大家来说太陌生了，他新近才加入多瑙河协会。

获胜者可能没有想到须得到主席台前领取一百盾的奖金，于是米克莱斯科主席便抓紧时间宣布重量项目获奖者的名单。得奖的有罗马尼亚人、斯拉夫人，还有奥地利人。宣布二等奖获得者的名字时，大家热烈鼓掌祝贺，就像刚才祝贺那位德国的韦伯先生一样。获得二等奖的是伊弗托扎尔先生，主席助理之一，他得到了一条三磅半重的鱥白鱼。这条鱼肯定是从另一位本领稍逊或稍欠冷静的渔夫手下脱逃的。这位得奖人是协会里最热心快肠、最忠心耿耿的老会员之一，这段时期数他获的奖最多。因此，大家也一致为他欢呼喝彩。

现在只剩下颁发这个项目的头奖了，大家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静候着主席念出这个优胜者的名字。

当米克莱斯科主席宣布了他的名字后，与会者是何等的惊讶，不仅如此，似乎整个会场都凝固了。主席用难以克制的颤抖的声音吐出了这句：

“重量项目头等奖得主，钓到一条十七磅的竹签鱼的，是匈牙利人，伊利亚·布鲁什！”

全场静默无声。准备好鼓掌的手停在半空，准备为胜利者欢呼的嘴合上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使大家面面相觑。

伊利亚·布鲁什怎么还不露面？他会去领取米克莱斯科主席手中的两张奖状和两百盾奖金吗？

突然，一阵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声掠过整个会场。

一个一直坐在边上的人，这时站起来向主席台走去。

他就是匈牙利人，伊利亚·布鲁什。

看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和那一头浓密的乌发，估计他还不到三十岁。颀长的身材，宽阔的肩膀，直挺的双腿，看来他的力气一定是非常大的。的确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一个体魄如此健壮的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居然会专注地投入钓鱼这项安静的消遣，并达到对这门难度很大的艺术如此熟练掌握的程度。这次竞赛的成绩就是他高超技艺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奇怪的还有，伊利亚·布鲁什的眼睛或多或少有点毛病：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大的墨镜，使人无法辨别出他眼睛的颜色。而且，对于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浮子的细微动静的人来说，视觉是五官中最宝贵的，你若想识破鱼儿的种种诡计，就非得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眸子不可。

话说回来，不管你吃不吃惊，都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评委会的公正是毋庸置疑的。伊利亚·布鲁什是大赛的胜利者，他完全符合各种条件，在会员们的记忆中，还从没有人取得他这样骄人的成绩。因此，大会的气氛终于由冷转热，当优胜者从米克莱斯科主席手中接过奖状和奖金时，会场响起了相当响亮的掌声，向他敬礼。

领取奖品后，布鲁什没有下主席台，而是同主席短短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过身面向大惑不解的与会者。他做了一个手势，要求大家安静下来。于是好像施了魔法一般，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先生们，亲爱的同事们，”布鲁什说，“我请求大家允许我讲几句话，我们的主席也很乐意给予我这个机会。”

大厅里刚才还人声鼎沸，现声却连一个苍蝇飞过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他的讲话并非大会议程的安排，究竟他会谈些什么呢？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布鲁什继续道，“感谢大家的掌声和鼓励，但是我请你们相信，我绝不会因此狂妄自大，我刚才获得的两项奖励并不是受之无愧的。我清楚地知道，唯有人才济济的多瑙河协会的某位老会员来摘取这项桂冠才是最无愧于心的。如今我获此殊荣，并不是我自身的功劳，而是机运的偏袒。”

这个开场白谦虚诚恳，听众们皆十分欣赏，“太好了，太好了！”一片赞语飘过会场。

“这个好运还有待我进一步验证。为此，我想出了一个计划，相信这个杰出渔夫的协会将对我的计划感兴趣。

“亲爱的同事们，你们也许不会不知道，眼下时兴的，就是刷新纪录。为什么我们不效法其他体育运动的冠军们，那些甚至远不如钓鱼运动高尚的运动都一再创新纪录，为什么我们就不想为钓鱼创造一项纪录呢？”

听众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啊！”“好啊！”“为什么不呢？”每个会员都以自己的方式大表赞同。

“当这个念头，”演说者继续讲着，“第一次跳进我的脑海时，我便立即抓住了它。并且，我立即明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的主意才能变成现实。另外，由于我是光荣的多瑙河协会会员，这样，就使问题简单了许多。作为多瑙河协会会员，我唯有向多瑙河去寻求此举的圆满答案。因此，我打算顺着我们这条美丽的河流漂流，从它们源头直至黑海，在这三千公里的航程中，完全靠我钓鱼所得来维持生活。

“今天的好运更增强了我完成这次旅行的欲望，如果这样做是行得通的话，我可以保证，这次旅行将会给大家带来荣耀。所以，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我定于 8 月 10 日即下周四出发，届时，诚请诸位莅临多瑙河之源，我们将在那儿相会。”

读者请想象一下这番出人意料的讲话引起了公众怎样的激情，也许那将比描述出来容易些。暴风雨般的“嗬呵”声和疯狂的掌声持续了整整五分钟。

但是，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不会就此结束，米克莱斯科先生熟谙此道。他一如既往，不忘履行他主席的职责。他再一次从两位助理中间站起身来，动作似乎稍猛了一点。

“为我们的同事伊利亚·布鲁什干杯！”他声音激动地说着，举起了一杯香槟。

“为我们的同事伊利亚·布鲁什干杯！”全体与会者一齐回答着，声音响彻云霄，然而随即又陷入了一片沉寂。因为，人类有一个十分令人遗憾的不足，就是不能同时说话又喝酒。

不过静寂是短暂的。美酒很快就滋润了业已疲惫的咽喉，这样一来，他们便又无数次举杯，无数次欢呼，直到 1876 年 8 月 5 日，著名的多瑙河协会齐格马林根钓鱼大赛在狂欢中闭幕。

第二章

多瑙河之源

伊利亚·布鲁什向聚集在“渔夫之约”的同仁们宣布了他将顺多瑙河而上垂钓的宏伟计划，这是否他想沽名钓誉呢？如果他的目的仅在于此，那么他完全可以夸耀说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新闻界抢登这条消息，所有报纸毫无例外地就齐格马林根的赛事发表了相同的报道，篇幅或短或长，却都将夺冠者大大吹捧了一番。这位钓鱼冠军的大名正在变得家喻户晓了。

尤其是大赛的第二天，8月6日的维也纳《新自由》报上刊登了以下这段文字：

多瑙河协会新近举办的钓鱼大赛昨日在齐格马林根降下帷幕，比赛爆出了个大冷门。名不见经传的匈牙利人伊利亚·布鲁什摘取了桂冠，引起了轰动。

您也许会问，究竟是什么给伊利亚·布鲁什带来如此夺目的荣耀呢？

首先，这位能人以远远超出对手的绝对优势一举